

笑我編

現代書信文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現代書信文選目錄

FUDAN JFZ3000051682F 復旦圖書館

苦雨·····	周作人·····	一
烏篷船·····	周作人·····	五
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周作人·····	八
山中雜信·····	周作人·····	一二
廈門通信·····	魯迅·····	二三
海上通信·····	魯迅·····	二七
上海通信·····	魯迅·····	三二
與廣平書·····	魯迅·····	三五
與吳又陵先生書·····	胡適·····	四三
答汪長錄·····	胡適·····	四五
與一涵等四位的信·····	胡適·····	四九

海上通信	郁達夫	五二
給沫若	郁達夫	六二
與宗白華書	郭沫若	七一
與沫若書	田漢	八八
給沫若	田漢	九二
給沫若	田漢	九九
海上通訊	冰心	一〇
寄小朋友	冰心	一四
給冰季弟	冰心	二一
給小朋友	冰心	二五
寄小讀者	冰心	二九
長安道上	孫伏園	三二
出遊	孫福熙	四九

西湖通信	孫福熙	一五六
紹興通信	孫福熙	一五九
普陀海浴	孫福熙	一六五
給魯迅先生	長虹	一八二
人類的脊背	長虹	一八五
答周作人	長虹	一九四
大明湖	老舍	一九八
濟南的藥集	老舍	二〇一
趵突泉的欣賞	老舍	二〇五
國慶與重陽的追記	老舍	二〇七
仲民來	章衣萍	二一七
海上通信	章衣萍	二二一
捧場	章衣萍	二二五

家書與情書·····	汪靜之·····	二二九
一封信·····	茅盾·····	二三七
給小曼·····	徐志摩·····	二四五
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徐志摩·····	二四七
給伯奇·····	王獨清·····	二五〇
去雁·····	王獨清·····	二五七
一封信·····	王獨清·····	二六四
美國通信·····	朱湘·····	二六六
談十字街頭·····	朱光潛·····	二七三
談人生與我·····	朱光潛·····	二七八
瓦釜集代自序·····	劉半農·····	二八五
奉答陳通伯先生·····	劉半農·····	二八九
麓山通信·····	謝冰瑩·····	二九五

海上孤鴻·····	謝冰瑩·····	三〇二
寄安娜·····	徐霞村·····	三一二
給亡婦·····	朱自清·····	三二七
子愷漫畫代序·····	朱自清·····	三二三
與子愷書·····	俞平伯·····	三二六
與白采書·····	俞平伯·····	三二八

現代書信文選

苦雨

周作人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為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

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驢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驢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梁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冲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乃是川島君『佢們』倆，因為『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這『佢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爲消除『佢們』的不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

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致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爲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竹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着也彷彿覺得耳邊粘着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着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嘆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與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卻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最是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爲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爲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欲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也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

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會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的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看，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選自周作人書信

烏篷船

·周作人

光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爲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

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蓬船』，白蓬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可以不說了。烏蓬船大的爲『四明瓦』(Sy-menungoa)，小的爲脚划船(划讀如noa)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蓬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蓬』之間放着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大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着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蓬船則無之。三道船蓬之高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着打馬

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蓬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攔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價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裏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里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遊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的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掣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游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着薜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于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

夜間睡在船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大吠鷄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傅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十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周作人

木天兄：

承示你同伯奇兄的論國民文學的信，我覺得對於你們的意見能夠充分了解。傳道者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想這本來也是很自然很平常的道理，不過是民族主

義思想之意識地發現到文學上來罷了。這個主張的理由明若觀火，一國的文學如不是國民的，那麼應當如何，難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遺老的麼？無論是幸不幸，我們既生爲中國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漢族的短長及其運命。我們第一要自承是亞洲人（『Asiatic』！）中之漢人，拚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類中漢族所應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們不自菲薄，不自認爲公共的奴才。只可惜中國人裏面外國人太多，西崽氣與家奴氣太重，國民的自覺太沒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獨立，學術文藝上也受了影響，沒有新的氣象。國民文學的呼聲可以說是這種墮落民族的一針興奮劑，雖然效果如何不能預知，總之是適當的辦法。

但是我要附加一句，提倡國民文學同時必須提倡個人主義。我見有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對於個人主義竭力反對，不但國家主義失其根據，而且使得他們的主張有點宗教的氣味，容易變成狂信。這個結果是凡本國的必好，凡別國的必壞，自己的國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爭戰是天下之正義，而猶稱之曰『自尊心』。我們反抗人家的欺侮，但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欺侮人；我們不願人家抹殺我們的長處，但並不是說我們

還應護自己的短。我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正義：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主與自由，也正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己譴責，自己鞭撻。我們現在這樣地被欺侮，一半固然是由於別人的強橫，一半——至少至少一半——也在於自己的墮落。我們在反對別人之先或同時，應該竭力發掘鏟除自己的惡根性，這纔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則只是拳匪思想之復活。拳匪的排外思想我並不以為絕對地非是，但其本國必是而外國必非的偏見，可以用『國粹』反抗新法的迷信，終是拳匪的行徑，我所絕對反對的。有人信奉國家主義之後，便非古文不做，非古詩不調，這很令我懷憂，恐正當的國家主義要惡化了。我們提倡國民文學於此點要十分注意，不可使其有這樣的流弊，所以我仿你的說法要加添幾句，便是在積極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還有這幾件工作：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癰瘡，

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

我門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以上是三月一日我覆你的一封信，曾登在京報副刊第八十號上，今重錄於此。因爲現在我的意見還只是這樣。我不知怎地很爲遺傳學說所迫壓，覺得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無論是好是壞，所以保存國粹正可不必，反正國民性不會消滅，提倡歐化也是虛空，因爲天下不會有像兩粒豆那樣相似的民族，叫他怎麼化得過來。現在要緊的是喚起個人的與國民的自覺，儘量地研究介紹今古的文化，讓牠自由地滲進去，變成民族精神的滋養料，因此可望自動地發生出新漢族的文明來。這是我意的夢想，也就是我所以贊成國民文學的提倡之理由。但是，有時又覺得這些夢想也是輕飄飄的，不大靠得住；如呂滂（Gustave Bon）所說，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結果幾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睨國王手中的賬簿。中國人是命裏註定的奴才，這又使我對於一切提倡不免有點冷淡了。我的微小的願望，現在只在能夠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釐，所以這倒也還無妨無妨。草草。

十四年六月一日